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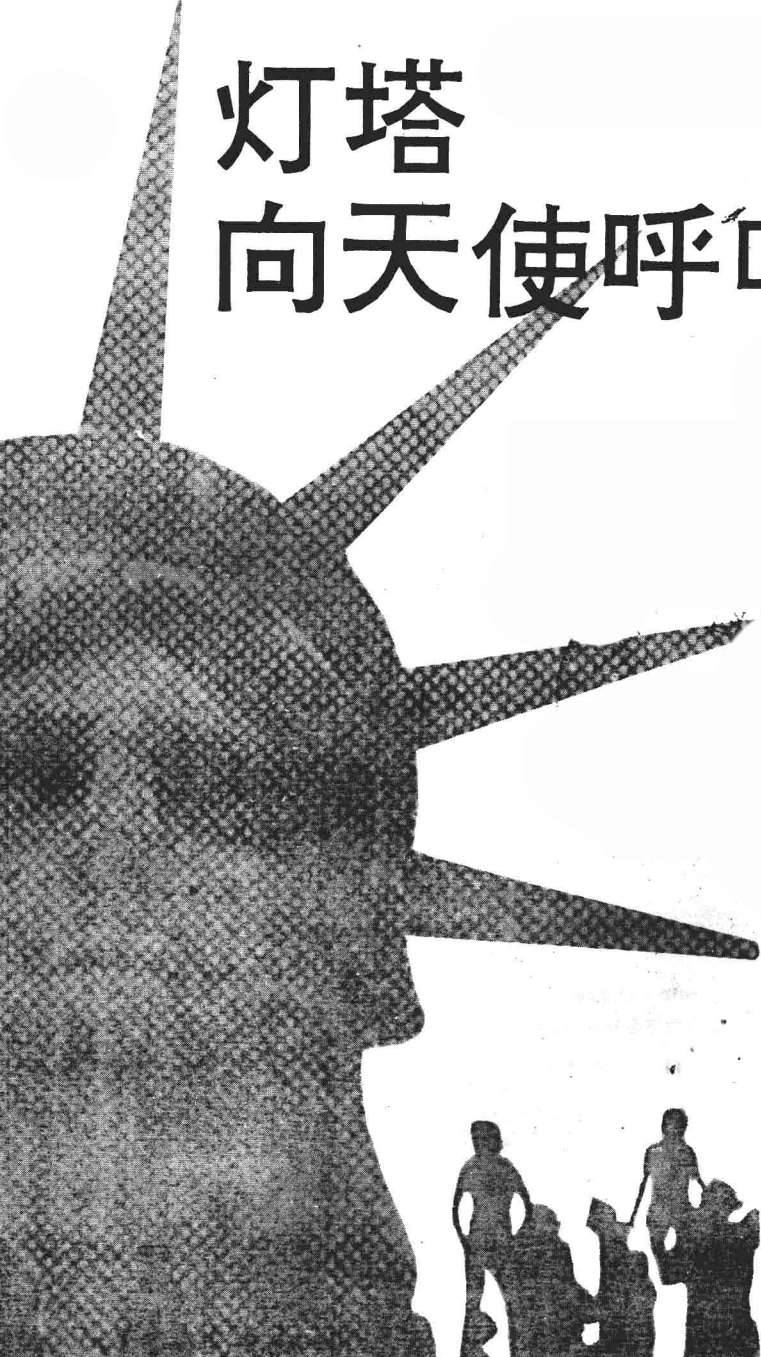


[美国]弗莱彻·耐布尔

陆煜泰 译

灯塔向天使呼叫

灯塔 向天使呼叫



灯塔向天使呼叫

[美]弗莱彻·耐布尔 著

陆煜泰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插页2 字数125,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407-0574-4/I·430

定价: 2.30元

目 录

- 1 · 神秘的基金会..... 1
- 2 · 被绑架还是叛逃..... 10
- 3 · 中央情报局工程..... 19
- 4 · 联邦调查局特别行动队..... 28
- 5 · 夜半来客..... 37
- 6 · 新闻发布官的苦恼..... 49
- 7 · Y女士的电话..... 57
- 8 · 阴风四起..... 68
- 9 · 心有千千结..... 72
- 10 · 又一次匿名电话..... 79

· 11 · 海外追踪·····	90
· 12 · 惊云疑雾·····	105
· 13 · 荒岛来客·····	123
· 14 · 奇怪的电报·····	137
· 15 · 真相大白·····	153
尾 声·····	166
译后记·····	171

神秘的基金会

史蒂夫·格里心里不安，脸上却出奇地平静。说几句寒暄话要看看手表，还不时地用手指梳理头发——尽管他头上那圈沙黄色的头发掉落得没几根了。这副模样让人觉得，他是个误了飞机的人。

这是八月将尽的一天，在史蒂夫律师事务所那间幽静的餐厅里，我们朋友三人——格里、迈古尔·“迈克”·卢密斯和我——正共进午餐。

“好了，迈克，咱们谈正事吧，”我们刚刚喝完那道拌有果子冻的清炖鸡汤，格里就发话了。“我知道吉纳也是个大忙人。”

迈克是个瘦削的年轻人，皮肤黑褐，头发粗黑。他母亲是墨西哥人，结婚那时候，他爸爸巴尼·卢密斯是个嗜酒如命、粗俗不堪的售货员。如今，巴尼成了缩微教育胶片公司的大老板，他的公司专门为学校生产缩微课本，在洛杉矶建厂，生意兴隆，一跃成为新兴工业的主帅；谈到迈克公司，简直无人不知。缩微胶片这小玩意儿能把整部圣经缩微到一张 3×5 大小的胶片里，透过一个花不了几个钱就能买到的显像器，文字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这真是出版业的一次革命，用不了多久，一个中

学生在他书桌里的一道狭槽就可以放进五百本课本——全部花费只需两三美元。

“我不愿找你们麻烦，”迈克说，“但我想事关重要。”

“我乐意帮忙，”格里说，“什么事，为什么，你总该说清楚呀。”

对于这为什么，我已略知一二。我是白宫的新闻秘书。史蒂夫·格里不仅是大名鼎鼎的律师，还是保罗·劳德伯希总统的密友。今天是年青的物理学家迈克二十五岁生日，他之所以能把我俩请到餐桌边听他陈说，全凭借政界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迈克的父亲在加利福尼亚州为我们党筹集资金，干得有声有色；再说，迈克公司还聘请史蒂夫·格里作为它在华盛顿的常年法律顾问。

迈古尔这小伙子思维敏捷，富有理想，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阔少爷。他向原子能委员会申请到一份研究资金，来到华盛顿从事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作为他向博士学位进军的一部份。巴尼请我和格里介绍他儿子参加华盛顿的社交活动。我到保罗·劳德伯希政府任职之前，曾经开办个尤金·R·库里根公共关系公司，与迈克公司间或有些小桩的业务往来。那时，我这个单身汉在华盛顿少不了会女友，上餐馆，好几次就顺便把迈古尔带去了。

“我当然要告诉你们，但这是机密。”迈克说着，掉头看了看端来小牛排的服务员。

“菜上够了，”格里对服务员说，“甜食放到那张桌上，我们自己去端来吃。”

“那敢情好，格里先生。”服务员端来苹果馅饼后便快快走开，把门关上了。

“说吧，迈克。”格里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

“是这样，”迈古尔说，“在原子能委员会里，搞我这项研究的共有六个人，领的都是委员会的资助金。然而，我最近偶尔发现——我到财会室去了一次——有两个人得到额外的补贴，每人每年七千五百美元——是从斯普鲁恩斯基金会寄来的。汇单上写的是‘斯普’，但不难看出，其他的字被删去了。”

“斯普鲁恩斯，我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个基金会，”我说。

“我也没有听说过，”迈古尔说。“我自然觉得奇怪，就去找那两个人打听。一个说他只知道斯普鲁恩斯基金会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学者从事物理学研究，提供了较大金额的资助。另一个说的比较实在。他说获得斯普鲁恩斯基金会资助的人要干一件小小的份外活，还说假如我有兴趣，他愿叫个人来和我面谈。我回答说我有兴趣。这并非说我缺钱花，其实是因为不服气——偏偏这两个家伙能领到钱而我们就不够格？”

“两个星期后，一位上了年纪的文质彬彬的先生找到了我。他说他是从斯普鲁恩斯基金会来的，还说我听了他的建议也许会很高兴，只要我愿意继续从事物理学研究或者从事跟物理学有关的其他领域的研究，斯普鲁恩斯基金会乐意每年向我提供七千五百美元的资助金，要求我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我打听到的消息一点不漏地牢牢记住。斯普鲁恩斯对全球性的开发很感兴趣，假如我打听到国外物理学界有什么新的动态，我必须及时向基金会报告；对于国际性的会议，我参加得越多越好。此外，基金会需要那些跟外国科学家合作研究或者周游列国过的美国科学家的名单。我回答说，我先考虑考虑再打电话告诉他。他说没关系，把决定告诉乔治也可以。乔治是领了斯普鲁恩斯资助金的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那人说一旦乔治转告他，他就再次跟我联系。”

“他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吗？”格里问道。

“告诉了，”迈古尔说。“他叫史密斯。这名字有点儿靠不住。于是，第二天我就上国会图书馆去，从免税基金会的地址录上查找斯普鲁恩斯，但它压根儿没上册。也许是鬼使神差吧，我随手翻了翻一册曼哈顿电话本，发现上面竟然有斯普鲁恩斯基金会的地址，就在东三十八大街。上星期一我去了那里一趟。原来，堂堂一个基金会居然只有一个房间，还是在一幢破房子里呢。里边只有一只公文柜和一个打字员，看来她也没有许多活可干。我问她职员们都到哪儿去了，她说就一个职员，名叫莫里·里姆尔，住在华盛顿。”

“我认识莫里，”格里说。“他是国会境外活动集团的成员，十分干练，还常常到‘火烧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你跟他谈过话了吗？”

“谈过了。他告诉我说，斯普鲁恩斯基金会是由一伙人发起的，他们慷慨解囊，目的是要建立美国在科学界的优势。当我问他赞助者都是些什么人的时候，他说那些人不愿透露姓名。如此不明不白的钱该不该领取，我拿不定主意，只好找你们来合计合计了。”

“主意你自己拿得了，何必找我们呢，迈克，”格里说。

“格里先生，”迈古尔说，“我猜想这基金会里边有鬼。一大帮青年物理学家就这样被中央情报局用金钱秘密收买去了。总统应该禁止这种勾当。”

“你凭什么说这基金会跟中央情报局有联系呢？”格里诘问道。

“因为它网罗人才的手法跟中央情报局毫无两样，”迈古尔说，“跟绝大多数人比较，科学家更具有国际性，他们不但跟非共产党国家的同行交换信息，而且也跟共产党国家的同行

交换信息。正因为这样，中央情报局才雇佣青年科学家向他们报告收集到的情报。对于老年科学家，他们就不敢用重金收买了。”

“你谈得并不很具体，迈克，”格里表示异议。

“也许不够具体，但凭嗅觉也能知道这基金会不是什么好货色，”迈古尔说。“就拿找我的那个史密斯先生说吧，假如他不是要我报名参加什么秘密活动，为什么连电话号码也不透露呢？还有，斯普鲁恩斯也并未列进基金会的名册里。”

格里把盛牛排的碟子收拾妥当，又把馅饼递给他的朋友。

“就算你说的都对，”他说，“但是，中央情报局资助青年物理学家又有什么过错呢？”

“什么过错？”迈古尔反驳道。他那张褐黑色的脸泛红了。“我是个物理学家，接受的训练是寻找真理，不分种族相互信赖。你也是精通物理学的，如果你发现年轻助手盯梢监视你，又有何感想呢？”

“但如果用这种方法收集到危害国家利益的情报，难道值得兴师问罪吗？”格里寸步不让，很有点辩护律师的架势，“要取得情报就必须伪装。如果派你到雅加达去收集情报，你也总不能到处瞎嚷嚷说自己是美国情报局新来的密探吧？”

“你这番高论实在让我寒心，”迈古尔说，声音提高了。

“我原先以为，既然当年林登·约翰逊总统曾经下令要中央情报局停止收买学生和教育界人士，这类事情该不会再发生了。谁知……如果中央情报局故技重演，参加国际会议的美国科学家们就难免不被人当作密探而受到怀疑了。”

“迈克，”格里说，“我并不是替中央情报局作辩护，只想了解你对它憎恶到何种程度罢了。”他把餐巾叠好，又说，“依我看来，我们有两个问题要弄清楚。首先，你的指控是否属

实？要知道答案只得去问总统。其次，假定你的指控属实，会不会事出有因呢？”

“这种事本来就见不得阳光，哪敢公开！”迈古尔依然满嘴火药味。

“神秘归神秘，”格里说，“道理归道理。这样吧，由我或者吉纳去问问总统。然后，我们将……吉纳将在两天内答复你，好吗？”

“好的，格里先生。”迈古尔起身。“我静候佳音，……谢谢。”

迈克刚走，格里就急着问道：“吉纳，你对迈古尔说的事情有些什么看法？”

“拿不准，”我说，“科学家们对政府任何形式的控制都很反感。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中央情报局真要这么干就得冒险了。也许，这事能找到一些法律条文作解释。”

“也许是这样，”格里说。“不过，亚瑟是个足智多谋、办事稳妥的精明鬼呀！”他说的亚瑟·维克托·英格拉姆是中央情报局局长。

格里此时站在椅子的背后，手指在光滑的椅背上游动。他心里不安——我再次获得这样的印象。“时间逼人，”他说，“百事缠身，迈古尔的事就麻烦你老兄跟保罗谈谈了。”

“没关系，”我说，“我在新闻发布会之前还有些时间。约定三点三十分去见他。情况如何，我会打电话告诉你的。”

“很好。”格里的语气不太肯定，“或者，不必麻烦你打电话了，等事情办完我再给你打电话。”

回到白宫我那间办公室里，我看见吉尔象往常一样，头发散披到电话机上。她正对着话筒讲话。电话机底座上的讯号灯

忽闪着，象太阳放射光芒。她向我挥挥手，头也不抬。

吉尔一头金色的头发笔直地垂落到肩膀上。她为我挂接电话已经三年多了，清脆悦耳的声音里充满好奇，仿佛每次电话都是英国首相打来的。她每天平均挂接电话九十三次。办公桌上的小纸条象暴风雪卷来的雪片，她就在上面记录通话中的名字和各式各样的问题。她象冲浪运动员在海滩聚会那样忙个不停，然而，每当我要看电话记录，她总能够从一大堆纸片中挑选出我需要的那一张。吉尔·尼科斯今年24岁，是从斯沃摩市来到白宫新闻办公室工作的。

我和吉尔正在热恋中。然而，年龄不太相称，我比她大十四岁。还有，我是政界人物，常在大庭广众面前抛头露面；要说对外界的兴趣，别的政府人士有多少，我也就有多少——但多了不就等于没有了吗？吉尔的兴趣很具体，她喜欢看画展，听西班牙古典吉他曲，还喜欢交友，跟那些志趣相投的人亲如姐妹。她最要好的朋友是同室伙伴芭特·耐加德。耐加德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工作。那是个民间团体，接待来访的音乐、艺术界人士，派遣文艺团体出国。下班后无聊，耐加德不是吸毒抽大麻，就是找些铁条弯曲成形状古怪的小玩意儿。

吉尔表面看来有点儿孩子气，不懂艺术，胡乱打扮，兴趣不广，实际上却十分聪明伶俐。因此，有时候我很内疚，总觉得不该垄断她的业余时间，更不该人到中年还去夺取她这颗少女的心。倒是她开导我说，她自由自在，跟谁结成百年之好还未定下来呢。

“迈克的情况怎么样？”吉尔乘接电话的空儿问道。“芭特说他是个墨西哥美男子，总想多见他几次呢！”

“我估计迈克不会看上她这样的人，”我说，脑海里马上闪现出芭特的影子——一把骨头，活象条银鲤。

我把跟格里和迈克见面的事告诉了吉尔。对她，我总是很相信的。我知道她不是那种多舌的女人，所以，除非总统要我绝对保密，我对她无话不说。“我想迈克是对的，”她说。“用金钱收买科学家，这想法本身就够令人作呕的了，还有——”这时，电话机上两个讯号灯同时闪亮了。“紧急电话，”她轻轻地说，一头秀发又散披到话筒上了。

我要回复许多电话，一直忙到三点三十分。这时，总统挂电话要我去见他。

当我走进那间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心里又不免想道：保罗·劳德伯希果然有总统的风度。他结实魁梧，一头浓密的银灰色头发。我的眼里，他很象艾森豪威尔——天生的沉着稳重而又不乏威严，微笑时眼放光芒，自然大方，这又是我见过的人所没有的。难怪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为他的风采所折服。

劳德伯希是个自信心很强的人，分秒时间也不愿花在对错误的哀叹上。“要说一个总统会犯错误，那么，”他说，“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认为他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办事情百分之六十正确就不错了，我要为这百分之六十而奋斗。”但也有例外。在对待核武器的问题上，他说：“这容不得有点半偏差，我必须百分之百的正确。”

尽管劳德伯希在政治舞台上已度过了三十个春秋，他有个信念依然天真得可爱：只要竭尽全力，总有左右世界之日。诚然，他也相信进步，相信世人有能力自己改造自己，然而，就总统的认识而言，既说明他有雄才大略，也说明他盲目乐观。

这天是星期四。总统看见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脸上又荡漾起暖人肺腑的笑容。他站起来，把手撑在办公桌的边角上。

“告诉我，记者们今天会提出些什么麻烦问题？”他问道。

我把料想到的几个问题向他报告。对于我来说，八月是风

平浪静的一个月。少数党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声称他们推举伊利诺斯州州长斯坦利·沃尔柯特作候选人，参加十一月的总统竞选，与劳德伯希比输赢。民意测验表明，沃尔柯特获胜的可能性不大。

我告诉总统说，中午吃饭的时候。迈古尔·卢密斯对斯普鲁恩斯基金会表示怀疑。他沉思片刻，用平静的声音说：“吉纳，我不相信那基金会是中央情报局操纵的。亚瑟虽然喜欢独来独往，但假如真有这回事，他肯定会向我报告的。”他又沉默了半晌。“不过，我愿意听听卢密斯到底是怎么说的。”

他拨动了直通他秘书格雷丝·拉里的内部电话的按钮。“格雷丝，明天我要会晤亚瑟·英格拉姆，请安排一下。四点三十分好不好？谢谢。”他坐回到椅子上。“吉纳，明天我跟英格拉姆会晤的时候你要在场，”他说。“这人对我从来是貌合神离，你是知道的。最近他更是趾高气昂，神气得不得了。如果不是因为大选快到……”

亚瑟·英格拉姆是上届政府的官员。劳德伯希上台后本想把他撤掉，换上自己的心腹，但出于对政治现实的考虑，终于保留了他的职位。英格拉姆的追随者在国会里都是些举足轻重的实权派，所以，若把他革职无异于拉响一个梯恩梯炸药包。弗吉尼亚州的兰利市有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据点，它们都设在幽静的餐厅里。国会议员以聚餐为借口，每周到那里碰一次头，听取情报局提供的机密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经过筛选的，把与核心机密无关的细枝末节一概删去。情报局的这套方法，深受议员们青睐，感到耗时不多，获益匪浅。也正因为这样，亚瑟·英格拉姆在国会里成了众星争拥的“明月”，戴上了“忠诚正直”、“绝对可信”的桂冠。他又是个精灵鬼，哪个相好的议员来电话求点好处，哪怕要到国外“活动活动”，他也大开方

便之门。所以，劳德伯希就任总统之前，英格拉姆在华盛顿的权力基础已经坚不可摧了。

我起身正要离开，劳德伯希说：“吉纳，今天晚上你得加个夜班，把我劳动节演讲的初稿修改一遍。希望你别介意。”劳德伯希再次竞选总统的开台锣鼓，就是劳动节的演讲。

“我高兴帮这个忙，”我说。可我心里想的是：“这一改，选民们不就间接听到我的声音了么？”这份演讲稿是交由原先当教授、现在当演说词作家的两个人写的，他们喜欢使用华丽的辞藻，使句子晦涩难懂。要改好，就得费一番功夫。

于是，当天晚上，在白宫西侧二楼，我直到深夜还在灯下伏案。电话铃响了。谁知道史蒂夫的妻子苏姗娜·格里为什么半夜三更打来电话呢？

· 2 ·

被绑架还是叛逃

那个星期四下午，大约六点钟，苏·格里返回到位于市郊肯伍德镇的家里。她和丈夫住的是一幢砖砌的屋子，粉刷得光亮雪白。汽车开进车库停下，她就朝大门口走去。沿着台阶拾级而上的时候，她想起今天是星期四，史蒂夫下班后照例要去打高尔夫球，她不必急着进屋，于是停住脚步向周围看了看。凉风习习，劳碌了一天之后，这黄昏清爽宜人。草坪绿茵茵，花儿鲜艳艳，站在自家门前，更觉得这偌大的屋子不但舒适可心，还给人以安全厚实的感觉。

她想：这屋子在许多方面都酷似丈夫史蒂夫——与其说漂亮，不如说令人放心——那么稳健扎实，坚定牢靠。要说史蒂夫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有一股倔劲，一旦迷上什么，连吃饭睡觉都不顾，谁也劝他不住。还在他刚刚当上律师那时候，家里人劝他多攒钱，他偏偏跑到哈佛大学去再当学生，花了一年时间研究东方艺术。有一个夏天，他迷上了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连恋人苏也被冷落了，甚至双双前往购买新房——如今这幢屋子的时候，他居然一路上都在背诵惠特曼的《草叶集》。后来，他忽然又对新的教学理论发生了兴趣，抓起女儿格雷群的课本一读就是半天，还应用新方法管家理财，全然不怕别人笑话他堂堂一个大律师也干那些婆婆妈妈的活计。

她把钥匙插进锁孔。倏地，她预感到什么，平静的心田荡起微澜。自从女儿离家之后，她和史蒂夫三年来每逢星期四晚上都象过节那样。佣人星期四休息，大清早就走了。下午七点半光景，史蒂夫从火烧树俱乐部回家，两人就走进整洁舒适的图书室里，面对着一排排触到天花板的书架，喝酒聊天。待到酒酣耳热，史蒂夫就离开椅子，走过来给她一阵狂吻，声声呼唤她的小名库比。有时候，史蒂夫为前一天晚上迟归向她道歉。按照史蒂夫的说法，他和几个政府官员加入了个什么波托马克河读书会，每周星期三晚上找个僻静的地方相聚。苏几次问他跟其他学者讨论些什么，他都不透露，也不管她生多么大的气。吃了晚饭，他和她又来到图书室里。两杯白兰地下肚，话更多了，于昏昏然、飘飘然之中，史蒂夫搂抱着她向楼上走去……人到中年，爱情之火仍然燃烧得如此炽热，说来未免荒唐；然而，他们正是这么相亲相爱的。人世间也许还有更美妙的爱情之歌，但他们选择的只是这一首。

苏走进客厅，随手拿了本《假日》杂志，想看篇文章消磨

时光，但是提不起精神。心里总惦记着史蒂夫：他星期三晚上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总不向她说清楚？他们那个读书会在什么地方？他说的那些政府高级官员是谁？凌晨一点才回家，他们到底讨论些什么？太神秘古怪了点吧，她思忖道。忽而又笑了。史蒂夫本来就爱卖关子，拿她寻开心；这样的事情他不可能瞒着她这当妻子的，只不过迟说早说罢了。于是，她重新拿起杂志看，这回果然专心致志了。

一个钟头过去了。室内的光线黯淡了。她伸手把灯拧亮，看了看表。八点过两分——往常星期四史蒂夫从没有到这个时候还不回家的！

她继续看书。再看表时已是八点三十分。史蒂夫上哪儿去了？她到大厅里给他的办公室挂了个电话。没人接。她想起了，他早已下班打高尔夫球去了。她看着电话机犹豫。要不要打电话到火烧树俱乐部问问呢？那是男人们下班后娱乐的地方，有些当妻子的不体贴丈夫，偏偏这时候挂电话打岔；苏不愿做那种使丈夫扫兴的女人。但史蒂夫说什么也不该玩到连回家的时间都忘了呀！再说，他也不象是那号人。于是，她拨了365—1200。耳机里传出的是个男人的声音。

“喂喂，我是史蒂夫·格里太太。如果我丈夫还在球场，请帮喊他接电话。”她感到很不自在，似乎偏赶在邻居请客吃饭的时候去扣门。

“球场上没人了，”那人说，“我帮你把电话转到酒吧去。”

电话接通了，她听见一个嘶哑的声音：“第十九球座。”

“我是格里太太，请找格里先生来说话。”

“噢，原来是苏。我是莫里·里姆尔。”从声音里能听出他威士忌喝多了；她甚至想象得到，他那张胖乎乎的脸准是连耳